

文粹

二十一





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已籍記附 摠二十七首

吳興姚

鈇

纂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雜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今孤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曾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文詩序

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俊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

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

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

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下我書真閭闔旨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

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摠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

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為別若夫階抱

孤嶠軒飛凌潭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孺鹿腹羊其

俎何有燔兔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水瓜剖鉶刃巾之以踈絃禮交乎

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人之富有而

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設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絜絜自

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岬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

敞豁暝眇虛曠太睥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祗

牢為歡婁態目成以留客嫖容色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

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宇方舟風嫋嫋

兮離平流宇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

轉兮超以忽馮夷婏兮護輕撓蛟龍仔兮落增潮泊中湖兮澹而閑並

曲激兮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藁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  
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鼈聞之公洄而或躍茲  
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  
庭盛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表廣載酒于回源亭明日遂  
行及夜留譙會莊子若訥過歸苕相里子同禱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  
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樽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上  
嫵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傍俛眇緬曠漾  
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嗽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  
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扈予撓橫增沃兮蓬僊延川  
后福兮易予舲月澄疑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  
樂方作兮柰別何曲闋表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胄米廩邪  
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  
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  
言不足罪也乃志爲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今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我  
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譙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  
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爲之考尋圖謀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于旬  
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  
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譙游之所形於文  
字罔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  
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  
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爲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  
風月如越人之鬢鬢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  
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  
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  
今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  
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醴其流以為溪溪左  
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  
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  
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  
奇公潤色之跡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  
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皜皜涌湍潄潄洞壑無底雲興其  
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且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  
大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舞  
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鳥戲  
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侯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  
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附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  
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朗清光可  
撥張公以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  
枉踐佳境寂寞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  
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  
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其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  
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号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醴清醑會河東裴翼榮  
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于促席于花陰  
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三子春服既成思欲脩  
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  
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  
踞盥嗽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閒趣在酒中判為醅酹之客家本秦也能  
無嗚呼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比良辰與君曠濁膠而藉落  
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  
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  
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  
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己立學成而會  
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  
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穎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  
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敦詩以閱禮終  
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  
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道之斯至也今郭郭二子天資才幹  
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物至月  
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  
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此  
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  
術于穎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璦璦鳴琴其怡于  
穎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懋者桂載攀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  
矣烘燼有煒酒醴惟旨喟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  
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靈臯息慈寂  
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  
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  
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  
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  
因成口号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  
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  
闕徵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三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負極醜白髮頰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負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能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言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墜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音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喜夜益三更二子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書四十字爲八句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頃曙鼓鼙鼙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出驚顧不見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覓之無有見矣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師服

直柄

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

龍頭縮菌

彌明

外

包乾蘚文中

有暗浪驚

師服

在冷安自足遭焚

意彌貞

喜

謬當鼎鼎間妄使水火爭

彌明

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東芋彊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開

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

盈彌明晚晚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

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在路

傍坑喜何當出灰炮無計離瓶甕彌明陋質荷斟酌挾中貴提擎師服豈

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

不過升合盛師服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明以茲翻溢僣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眎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

鏗鏗喜全勝珊瑚璉貴宍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礧去圭

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朝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是 彌明作也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朏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歐

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

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

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

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

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壘不流大空悠悠輝始

徘徊搏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

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

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疑芳

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清冷到

肌骨絜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合情顧廣庭願至沈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

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

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宜使之所察欽為

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

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



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泚其思作詩曰

我水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歟此大惠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詞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異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辯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輒厭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章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

四年二

文子

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闡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祕丘且馳傳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壯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未始間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有洛告歸江表姑兮屺兮歡既華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兵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而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敵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

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夫寸既歸  
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帖于妃彼逝惟帆匪風  
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  
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  
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  
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  
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  
而惠中飄輕裾駁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闌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  
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  
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  
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  
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  
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  
晉瀾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  
其然末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暗而色凝氣烈而神  
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

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於是攻熨之術用焉  
襮檜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  
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  
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  
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  
以柔退惡以彊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  
帑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  
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灘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  
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非  
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  
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  
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  
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氏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  
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  
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  
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  
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  
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  
之民誅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詞於紙素者列諸火分命御  
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辜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  
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巴南遠人畏法不能酌  
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  
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言辯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  
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購釋氏遺文以  
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此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剝者又命講巧  
以補繕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  
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  
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正其書非有跡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

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信在兮俗獷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緊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奴手兮雲樹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槽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晚松覆秋亭兮蘭被春晚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楸比皆新材直吳之瘼矣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互以相授自家至糞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輩十斛薪然後四時賓祭沐浴潮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鷄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派將絕八月暴雨而巨鰲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

卷二

十

洪昇

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撒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矣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空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蓋隻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場甕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舡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子登兮穀予庾穴晨煙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立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渾木泓如淳漿烹茶柑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

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  
壽考無癘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潁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  
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樹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  
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  
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  
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  
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况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  
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立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  
含純精洞徹淨金界黃綠流玉英澤藥滋畦茂氣染茶甌馨香飲液盡  
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慧靈仙谷謝巧妙江山徒有名  
願言蓬華荷鋪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  
見吾兄曾結潁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  
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  
啼巴丘戎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  
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  
海登蓬萊音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二十六峯聞風有寄  
灑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其染跡  
高想已遷時食金蟻蕊屢讀圭月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坂長周旋下瓢  
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  
夜絃潛光隱嵩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歲蕤羽駕轉滯邈願同西王  
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摠二十八首

吳興妣

銘

纂

錫宴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燕集

泉州席史君燕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燕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燕集序

潘炎

燕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燕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燕集觀張負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肖燕寮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燕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燕諸從弟桃花園序

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興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侑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旌醞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飲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芻具瞻之軌羣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歡方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寢黑山之析苞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度頤躬趙之年留魯曾陽之景爰命在宴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臯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咸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邱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洒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航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力劔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馱立壺抃急管於無筭弄醉湛恩以取樂君平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瘠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澀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三言固不經遂改為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廷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稷卨大賢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感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

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曰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歲內  
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挾酒不使飲則權不上交方  
欲激邦俗於流醑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挾才者歡未我交其  
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饋移己膳醴出  
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  
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  
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賓規盡室盈  
歧非其親懿則其間里皆內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  
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  
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  
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  
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  
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類  
官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叅和潁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佐贊  
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旺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  
之側觀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言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  
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  
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  
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  
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  
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  
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  
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騶六駟畫輪載轂羽幢  
先路以誦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  
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  
層巔檻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  
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臯超忽駭御延佇於叢薄珮  
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罇以大鬯烹用五鼎水器



擁腫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藪繫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穀齊  
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旒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群山  
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  
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骨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  
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傅嘗誦茅堂之  
居仰謝右軍勿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  
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敵者易親歡焉而至是  
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泊冢宰司殺作者三人國老如  
填篋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  
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竒才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  
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  
德風調日暖煙靄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鶯出幽而初轉花合愁  
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青餘思垂乎清畫四座相顧  
請予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燕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雒下鄴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  
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  
乎在今其有榮乎終燕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  
和蠲絜用徵介祉歌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骨之樂江右宋齊又間  
以文詠風流遂遠鬱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  
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  
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史二  
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潞潁右匯郭  
邑渺瀰淪漣湯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紫屬崇岡  
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頌繼以  
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

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于東焉  
然後降春流颺絲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小汀  
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非忘日入而未闕陶陶  
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  
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攸有司多暇舉無違德孰獻其可雖  
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憶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鄩杜  
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疑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  
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  
爲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  
非外物哉且駟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  
奚其嘿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負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大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  
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負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  
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則  
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  
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  
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  
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  
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深源陳讌  
宇下華軒沉沉罇俎靜嘉庭篁霽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  
詣暴請霜素願協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  
四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負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  
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幹制手撫霍瞥列毫飛墨噴擘掌如裂離  
合愴怛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  
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齊見萬物之情性觀乎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  
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  
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爲徒苦付短長於隘度

筭妍出於陋目疑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負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寮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寮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隄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彊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卒濁嘗漉浮泛滄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敘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恠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溪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岷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積莫得遜隱縈青繚白

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將顯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鴻葭浮甘瓜清泉淪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歡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布勝清波紅粧屢舞酥醕徐進管絲迎風以響晉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漁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崇萃昆池清冷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以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爲樂故同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靈雨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

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筍上會稽然後汧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  
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遞杳靄而  
歷嶇嶮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群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巉  
巖列壑沈沈上摩碧落旁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莖黃為澄潭滄虛  
錯徹鳴瀨玉漱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聒聽不  
足則凝思冥息恍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  
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諭誦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  
骸坐空視松喬為弱喪輕世界於棗葉蓋道由培深理自外獎故也  
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容題石門道派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  
羞乃各為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霞舉約會  
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  
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今日當飲者舉筭之十寸  
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狀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至不飲者而洄而止  
而沈者飲如筭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泊若舞若躍速者遲者住者  
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  
飲客有婁生晉南者其投之也一酒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  
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今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  
之飲酒者有捐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為和者有促數紉述  
以為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  
金石而和去紉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  
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攬空舞下散地子與友生喜之因  
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竅埃宜寫目放抱  
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  
入室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浮雲  
駁盡大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輾碧

王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文生  
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巘驪巒  
群瓊含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秋瓦珪疊璐出空橫虛此時  
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  
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駭擢舉若生羽  
翎與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其是由蹋寺地身由求世名  
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諱聲復  
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疑訝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  
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文粹卷第九十七



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平 惣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君平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羣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從姪崑遊廬山序

李白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送薛處士序

杜牧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洲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靈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  
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教將以靜流服度蕃畿  
削憚凌 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  
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  
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  
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闡茂次年仲臯貞閏拜手東洛  
馳輶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躬宵伯趙鳴而  
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  
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續  
之誠兼壺喻投醪之旨篚筐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  
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  
訐謀景暇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  
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

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消之變朱干皇羽之容雷駟川原電  
燧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  
酣而不譁清饒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  
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  
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啓行聽聞闐之  
夫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  
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敘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  
而洞居若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  
材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  
坐之事俾其式遏惣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  
萬里滬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  
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  
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裝候傳無酒酤我緩此離  
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涓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  
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閭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  
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  
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  
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爲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  
伏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  
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  
忘其僻遠淹郵然後諸公知惜別爲細而感恩爲大在此行矣自  
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  
其和則騷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  
白爲仁由己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  
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  
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褰赤帷



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  
被薦紳彩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王堂清禁論思侍  
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  
軼雷醉宣言相勉在加殮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騷雜瞻望之  
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  
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  
王命是以謀臣將啖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鱣生  
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  
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  
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  
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  
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互解洗清全吳可謂  
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餉於脩蛇勢盤地履不可  
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  
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  
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  
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  
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  
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  
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波敎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  
若豪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  
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不務  
其理爲邦不敞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  
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猥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  
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恣茲欺黎庶日爲蠹  
蠹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

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佞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  
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  
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  
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  
名賢之首作者嗟我乃為撫掌之次員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  
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及郊司徒公紅袂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俯立迎  
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  
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  
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  
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  
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  
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之士夫  
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德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  
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於千仞之表和氣發也稟和氣  
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  
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  
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  
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  
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  
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  
宜求正於韓龍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  
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  
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揚

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未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敘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伴劍戟舟舩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襜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舩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

蕩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涿水於遙海欲去不去  
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淡浩歌  
雄筆麗藻笑飲酥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  
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  
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  
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  
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  
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信說孟  
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  
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  
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  
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  
得其舩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際序

陳黯

黯去歲自襄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  
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  
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育  
告歸省于闔命敘送行某詞以末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  
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謗鱗羣  
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端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  
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  
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  
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于千有司升其名者  
復止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  
體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

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辰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觀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跡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數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肩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寒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藉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旣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君羣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如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復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烝烝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繫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舉

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  
甲乙是猶籠獄鴛鴦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  
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愠  
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  
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仲  
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  
莫不銜憤屑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况乎西遷  
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衛之  
國曾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今也于邁如  
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劭亭送從姪崇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  
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  
下端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矣矣見爾  
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  
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深射萬壑此宇宙之  
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  
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  
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  
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  
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  
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  
堯舜孔子之道伎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  
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  
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  
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

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高山有二仙  
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  
以是臨霞水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置世走青雲  
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真壑獨立  
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立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  
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  
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  
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  
路塵紫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遙會  
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  
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  
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  
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  
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  
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  
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  
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拍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  
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  
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  
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學俾學者乘  
理以誦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清  
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  
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

迭韻冰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樓鄙夫之目初不敢眎三復則  
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觀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  
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  
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泂鏡中靜得佳句然後采入空  
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穉穉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  
以離羣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  
士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  
翰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  
之碧波乘盃泝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  
望長沙之煙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  
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  
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  
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夕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楊子  
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  
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  
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敘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  
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  
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河江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續告  
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  
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禹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由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由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戮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謹使以抃師獨憤起訪予求敘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公脩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文粹卷第九十八





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摠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箕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附 柳宗元

下邳侯華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庶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占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畝之祀者禮不曰北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



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鈞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革其暴麟一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叟叟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借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謀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

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訕勞以老見踈秦具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始來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美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查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列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苜蓿菹屈到之艾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則韓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二十六代祖守健為黃帝時以方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肇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

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  
覺德行者也犍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棘下上嗟悼命  
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  
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  
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  
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  
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  
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踰一隨人  
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  
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二日上繇是疎之  
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  
泥塗賤處亦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衰憊  
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  
華無息繼者族人焉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  
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耆  
棗侯革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  
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  
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  
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脩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  
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  
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姦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  
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  
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  
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  
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自應不疲  
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  
輕薄于權威中或憊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  
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讓

廢歸老子家太史公曰炳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彊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率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音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侶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

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月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偪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突有蜚箭集于偪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偪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偪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馬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季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摔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音待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鑿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道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妥其室者况

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盞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渚洳爲潢爲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寔甃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回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本林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



光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  
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  
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  
及其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歐出心始已  
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  
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  
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  
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長吉學語時呼太天  
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  
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教教有  
煙氣聞行車噓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  
吉音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蒼  
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  
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  
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  
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  
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  
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  
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  
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  
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  
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  
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  
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  
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  
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  
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  
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  
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  
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  
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力者肯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仗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  
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  
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  
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繪  
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  
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  
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  
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  
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及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  
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  
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  
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  
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  
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  
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  
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

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癘。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本。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本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吾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密疎。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養以勞吏。且不得日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故傳其事以爲官戒。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聞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餽之。赤不肯服。有閒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隔間。爲書輶而圓封之。又爲書博而封之。訖如

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旦去拉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廁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急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聞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文粹卷第一百 傳錄紀事 惣二十三首

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鉉 纂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劉义

齊魯二生 程曠 劉义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

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

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取起王氏已廢之竟上

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

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

閨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貞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誌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

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無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張守珪以安祿

山叛者何貸刑弗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守珪

安祿山叛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眾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

非其罪示眾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

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

灑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歐邪合正俾匯大義則前所

右配天皇條天后年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嗚呼

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

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抃忠骨於枯墳鬻諂覓於下泉



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陞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罍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

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深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河陽信都平原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翼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佞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彊矣然從史繞漸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漸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街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蛉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又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白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同連帥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

相國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為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

劔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城都頑民飽猶飲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以呵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鬪耶加以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

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欲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新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化實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正取於市不謙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拄朔木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化實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銜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可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存

###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閒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煦煦常伍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且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帛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閒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

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隳棄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音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罾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推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

廿九

是

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窟窟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今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

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  
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  
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竊殺狗死不  
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  
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  
顏者重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  
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  
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  
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  
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佞畏若  
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  
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  
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  
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  
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  
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  
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  
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  
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  
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  
未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  
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  
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  
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癭殃疝病  
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聲而去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

瘡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璫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爲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爲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齧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

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貨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閉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肖爲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今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己有繩契管榷雜什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義

右一人字義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

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劔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義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義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媯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文粹卷第一百

臨安府

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貳拾策已委官校正訖

紹興九年正月 日

右文林郎臨安府觀察推官林憲

左承直郎寧海軍節度推官周孚

右承直郎臨安府觀察判官蘇亮忠監雕

左從事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劉嶠重校

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之淵重校

右承奉郎特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

左承事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重校

右朝散大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梁宏祖

左宣義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朱敦儒

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軍府事王榕

右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臨安軍府事兩浙路安撫使兼都總管張浚

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  
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爲力臨安進士孟  
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  
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  
者必芟竹鏟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乃能有  
之今是書也積之不一盈几祕之不滿筥無煩簡札  
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捨諸若夫述  
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後

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粹〔宋〕姚鉉輯.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98-4

I.文… II.姚… III.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唐代  
IV.I214.20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23077號

ISBN 7-5013-2398-4



9 787501 323982 >

書名 文粹(全二十一冊)  
著者 〔宋〕姚鉉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二八九·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98-4/K·791

定價 九二六〇圓



